



JIA TIANG



家庭奏鸣曲

叶
辛
著

MING QU

《家教》续篇



家庭奏鸣曲

《家教》续篇

叶辛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家庭奏鸣曲

——《家教》续篇

叶 辛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文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5印张2插页105千字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9,560册

ISBN7-5059-0393-4/I.251 定价：1.25元

1

鼓足勇气，于蓓莉还是把那句话说出口了。

“啥，流产？”

妇产科女医生戴一只消毒大口罩，看不清相貌。从她额头上细细密密的皱纹，看得出至少五十来岁了。她的腰挺得笔直，惊讶地瞪大了一对温顺的眼睛，凝然瞅着于蓓莉。

于蓓莉觉察到自己的话引起了她的疑惑，顾不得会产生什么后果了，只是固执地点头。

“是未婚先孕？”

“不，不！”

“那么，是遭辱而孕？”

“也不是。”

“那是婚外孕罗？”

哎呀，这个医生真罗嗦！于蓓莉的眼睛里简直急出火来了，不是听说，现在堕胎、流产都不询问嘛。但女医生的眼睛一眨不眨望着她，她还不得不回答呢！

“不！”她使劲摇头。

“那你何必流产呢？”

于蓓莉极力镇定着自己，使话讲得自信坦然：“阿拉不想要这个小囡。”

“你们？”女医生听得格外专注，“你们不想要？”

“我们，”于蓓莉注意到了女医生的眼波一闪，故意在我们两字上加重了语气，“我们不想要。”

那就是说，她同丈夫都不想要。这件事她是瞒着梦岩的，但她并不觉得此刻对医生说这话是自作主张、是说谎，她认为梦岩的所作所为已证实了他根本不关心她怀上的孩子。她有权利说这话。

女医生从桌子上拿起孕期检查记录卡，眯起眼睛端详了几行，叹了一口气道：

“有点可惜呢，于蓓莉同志，你看看，各项检查都证明你一切正常。足月后正常分娩，你们会有个可爱的小宝宝。况且，你这是头胎。头胎就流产，会影响以后怀孕。我是怕……”

于蓓莉的心乱了，泪水直往眼眶外涌。她何尝不爱这即将来到人世间的小宝宝，她是没法呀！她泪汪汪地朝记录卡上扫了一眼，只看到一个个黑色的仿宋体铅字跳出来似地扑进她的眼帘：

甲状腺	心脏	肺	牙齿	扁桃体	乳房	乳
头	四肢	体重	血压	红细胞		

刹那间，这些字交相迭起来，在她的泪光中闪成一片。

医生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下来，冷静地探究般地望着她。

于蓓莉知道自己已经失态了。但她晓得，若不说几句假话，只怕今天这一幕还收不了场。

“是这样的，医生，”她使劲镇定着自己，“我男人要去美国留学，一去几年。我一个人，把孩子生下来，怕照顾不好。再说、再说他一去美国，谁知、谁知未来怎么样呢。”

“哦，那又另当别论了，是吗？”医生的困惑不解从她眼睛里消失了，换上的是—副同情的目光，“这样吧，过三四天你再来检查一次，若身体没啥不适，我们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于蓓莉没料到事情竟会这样急转直下，她心上的石头落下来了，嘴里不住道着谢：

“谢谢，谢谢！我可以走了吗？”

“可以走了。”

于蓓莉说声再见，走出了孕妇检查室。她没注意，女医生同她道再见的时候，盯着她的眼光有点异样；她当然不晓得，等她一出门，女医生的目光又回到她那张记录卡上了。只是，这一回，医生是盯住了“家庭住址”那一栏。

走出区妇产医院大门的时候，于蓓莉不出声地蠕动着嘴唇，喃喃自语地在替自己辩解：

“这怪不得我。在当今社会上，年轻漂亮的少妇，哪个受得了这种事啊！……”

那天夜里，梦岩是半夜一点多钟回来的。他小心翼翼地走上三层阁，他轻手轻脚，连楼梯灯都没开。显然是不想让家里人晓得他回来得那么晚。

于蓓莉醒着，把一切都听得清清楚楚。她早惯了，梦岩不回家来，不在床上躺下，她睡不着。明知他上了床也只是缩在双人床的一侧沉沉入梦，明知他对她爱得不强烈、不温存，她还是牵挂着他。她听着他在厨房里刷牙、洗脸、洗脚、喝水，听

着他小便，趿着拖鞋一步一步上楼。她敛声屏息地侧耳倾听着，盼着他走近她的床头来俯脸瞅一眼，期待着他的手伸进被窝来抚摩她一下。而他是不会这么做的。即便这样，于蓓莉也要等他上床躺下以后，心才会逐渐平静，冥冥中进入梦乡。照理她是有权利问他的，为啥迟至半夜才回，什么事如此重要，是不是又出了心有所属的事。但她抑制了自己的欲望，没出声，没发问，甚至不想让梦岩察觉她还醒着。自从他醉酒那夜朝她喝斥，朝她威胁地吼出：“我就只有走绝路。”这句话之后，她开始学着克制自己，学着把事儿埋在心里。她仿佛明白了，哪怕她逼问得再紧，他也是不会将事实真相告诉她的。那种事儿，男人是不会讲真话的。他上床之后，她有意识地嗅了嗅，没闻出丁点儿酒味。这说明他没喝酒；没喝酒他在哪儿混呢？她把问题藏在心里。

第二天醒来，仍旧是无精打彩的，她勉强起了床，头一件事就是叠被子，动作不快一点，婆婆上楼来，又要抢着叠了。婆婆是个大慈大悲的好婆婆。婚前很多人提醒过她，出嫁后要注意同婆婆处好关系，说得那么郑重其事、至关重要，弄得她神经很紧张。进了倪家以后，她发现，她可以同这样的婆婆处得十分融洽和睦。

她腆着肚皮把被子翻过来，明晃晃的秋阳从朝南的老虎天窗里射进来，照得三层阁上亮灿灿的，随着她掀动被窝，浮起的微尘在阳光里闪烁跃动。

叠梦岩睡的被子时，蓓莉从白白的被里上看见了一丝长长的乌发。她不禁警觉地把那一丝乌发举了起来，迎着耀眼的阳光，对着窗户端详起来。

这不是梦岩的头发，他的头发绝没有这样长；他的头发

黑而发亮，摸上去却又粗粗的，恰象他的性子。这也不是她蓓莉的蓬发；她的发丝自然卷曲，平时怎么梳也梳不直，且她的发丝要细得多。更主要的，昨晚上她并没到他被窝里去过。临睡前，她把灯开得亮亮的，自小养成的习惯，睡觉以前她要把被子和床单掸得干干净净的。看来，这丝乌发无疑是梦岩带回来的了。女人在这种事上都有直觉，况且这类直觉常常掺合着生理、心理复杂而深切的体验，故而总是有一定的准确性。于蓓莉认定了这是另一个女人的乌发。

在同梦岩结婚初期，蓓莉就感觉到这个女人的存在了。尽管只是猜测，只是痛苦的感觉，但她相信这个女人的存在，甚至相信这个女人已经看见过自己。但那毕竟只是一种下意识，一种困惑而已。当看见这一丝乌发时，蓓莉终于惊骇得眼神都变了样。

这以后蓓莉还有两次想起来就痛心的感受。

一次是梦岩醉成了一滩泥被他过去农场里的三个同事用出租车送了回来。他醉得脸色发青，眼光发青，连身上皮肤都发青。问那几个同事怎么回事，他们只是瞅瞅于蓓莉，简短地说在农场同事的婚礼上赛喝酒，梦岩喝多了。蓓莉心头不解，为啥你们都没醉，唯独他醉成这副狼狈相呢？

另一次就是他醉酒后的第二天清晨，弄堂口传呼电话来喊他快去接电话。他几乎是从昏睡中跳起来冲下楼去的。蓓莉怕他酒还未全醒，要代他去接，他不干。

一只传呼电话，打了足有半个多钟头。蓓莉不放心，挺着微腆的肚皮下楼走到弄堂口，哪里有梦岩的影子？问守电话的阿姨，阿姨说他讲了两三句话就搁下电话走了。

蓓莉闷闷不乐回到家里，梦岩已木呆呆地坐在厨房里

了。问他是谁打来的电话，他所答非所问。要看付了电话费的传呼单子，他又说随手扔了。

于蓓莉对婚姻的憧憬，对小家庭充满温馨气息的向往，全让梦岩的戒备和冷漠撞得粉碎。她比对父亲和兄长还信赖地对待梦岩，可梦岩对她一点儿也不信任；她真心诚意地爱着英俊的丈夫，可丈夫对她的爱是敷衍的，心不在焉的。

还有什么比这样的婚姻更痛苦的呢？

即将来到人世间的小宝宝，生活在这样的父母亲中间，会是幸福的吗？况且护理抚养一个小宝宝，要花费多少心血啊。

当确认自己怀孕以后，蓓莉在倪院长的书橱里翻出了好几本中外育儿书籍，那些书上写得明明白白，一个小娃娃到了人世上，可能生多少病啊：黄疸、窒息、头颅血肿、破伤风、硬肿症、败血症、脐炎、脐疝、斜颈、先天性髋脱位、先天性心脏病、麻疹、……光是新生儿，就有可能患这么多病中的任何一种。而照书上说的，不管患上哪一种，在于蓓莉看来都是可怕的、吓人的，到时候她恐怕只会掉眼泪、束手无策，她不能想象没有丈夫的爱，没有梦岩在旁无微不至的嘘寒问暖，自己能挺过来。瞧梦岩现在这副样子，是可以想象他未来的态度的。既然如此，她又为啥偏偏要这个小宝宝来到世界上受罪呢。

走在马路旁的人流中，一阵一阵汽车喇叭声不绝于耳地惊扰着她，她好几次下意识地去抚住自己隆起的肚皮。书上说，孕期中的娃娃也是有感觉的，她怕这未分娩的孩子受了惊。但她却没觉得自己堕胎的决定有什么不妥。

“还有什么意见吗？同志们。”

在福仁医院，各科各部门的领导都晓得，这是倪维宇院长主持会议的必然程序。听完各科各部门的汇报，倪院长作了总结性发言，发表了指导性意见之后，他总要这么问一声。这是他的一个良好的习惯，体现着他的学者兼领导的风度，体现着他的谦虚和民主。

照例地，没有人提问，更没有人发表不同意见。深知内情和熟谙倪院长脾气的人都晓得，他温文尔雅问出的这一句话，实际上只是宣告会议结束的前奏。会议室里静悄悄的，与会者的脸色和眼神似乎都在表示，没啥可讲的了。等到倪院长自信而矜持的目光向众人掠过一遍，他便会果断地说出两个字：散会。历来如此，没有人提出异议，没有人发问。真有人提问，事实上就会被视为不恭。

倪院长象在每一次他主持的会议上那样，双手扶住桌沿，耐心地以征询的眼色望着他的部属。他觉得很满意，心头也挺舒畅。在这样一个主要是议业务的会上，照卫生局的意思，汪书记已把即将任命吴善清为副院长的风给中层干部们吹了一下，既有打招呼先通个气的性质，也带着点征求意见的意思。倪院长觉得无论是卫生局还是汪书记，考虑问题周全极了。在众多的议题中，这个话题仅仅是个小插曲。而到了结束会议的时候，他只消笼而统之地问一声还有什么不同意见，若众人无异议，这个话题也便随着其他所有的议题一起圆满解决了。

汪书记刚才被人喊出去听电话了，倪院长觉得今天有必要多等那么一二分钟，让大家都确认没异议了，再宣布散会。

“我有个想法。”妇产科主任讲话了。所有人的目光从不同的角度向她扫去，有的惊诧、有的不安、有的显露出亢奋之色。会议室里的气氛不知不觉地严峻起来。

这无疑是个意外。倪院长谦和地微微一笑：“讲讲，讲来听听。”

妇产科主任在椅子上坐得笔直，显得十分庄重，一副上海人形容的“豁出去了”的神情。她的嗓音动人，不知有多少妇女在她轻柔悦耳的语言抚慰下驱走了对病体的恐惧。她说道：

“对倪院长讲的所有议题，我都没有意见。唯独汪书记开头提到吴善清，我有点想法。也许这只是些小事，无关紧要，无足轻重。可要憋在心里不讲出来，我又如骨鲠喉，觉得很难受。”

妇产科主任揭开杯盖，端起茶杯来喝茶。杯盖在杯沿上磕碰的响声清晰地传遍了会议室。

倪院长神态自若地坐着，脸上带着自自然然的微笑，诚恳地望着妇产科主任。她不仅是福仁医院的一员大将，在全上海的妇产科医生里，扳起指头也是数得上的。她对吴善清的意见，当然不是“无足轻重”罗！会前有意识地作了安排，外科来的是另一位副主任，不是吴善清。

“福仁医院的人都晓得，吴善清前几年离婚了。倪院长，请不要介意。”妇产科主任说话语调平和，无丝毫恶意，“我是知内情的，他们离婚的主要原因，是女方婚后几年不孕。本来这无可厚非。但是办理了离婚手续之后，福仁医院里逐渐传开了一种说法，说是他们离婚，原因在女方有作风问题，我都听到过这样的传闻。”

岂止她曾听到这类传闻，倪院长不也是这么听说而信以为真的嘛。倪院长的眼角掠向众人，不少人在默默颌首点头。

“说实话，起先我没在乎这些风言风语。直到吴善清的前妻来找我诉苦，我才觉得这是一件事情。苦于不孕，他的

前妻曾多次来妇产科看病，求教，我们相识相知，我对她也很同情。离婚后她来找我，说关于她有作风问题的流言，已传到了她的单位，弄得她名声很臭，领导、群众都换了一副面孔看她。更可怕的是这么一来，她很难再找对象了。她一口咬定说，这是吴善清放的风。起先我不信，劝慰她别疑神疑鬼。事后一了解，医院里好几个人说，亲耳听吴善清讲过这些话，说她前妻作风不好。刚才我就讲了，也许这是小事。可我又觉得，有时候从一件小事上，蛮能看出一个人真正的品质呢！”

“提得很好嘛！”由于听话时高度集中，倪院长没觉察汪书记是什么时候回到会议室里来的。他总象及时雨，在倪院长有难处时自然妥贴地将问题揽过去，维护倪院长的威信，不使他难堪和下不来台。“同志们还有什么想法和意见，都可以坦率地提出来。”

倪院长吁了一口气。要不是汪书记出场，他真难以驾驭会上的局面了。尽管表面上他仍是彬彬有礼、坦然镇静，可脑子里已是一片嗡响，极难有条不紊地进行冷静地思维了。他听到又有人说话了，说这类生活小事儿，无关紧要；又有人不这样看，同意妇产科主任的看法。好象还争论了几句，但最终没有争起来。

散会后回到院长室，倪院长在沙发椅上默然出神。很显然，妇产科主任是出于公心，多少年来，在福仁医院，她同倪院长都是和睦相处、相互尊重过来的。即便在“文化大革命”中，倪院长遭到厄运，受冲击极大的时候，相对来说，受冲击较小的妇产科主任亦从未有过对倪院长不利的言论，相反，她还常常出面说公道话。连她这样的人都对吴善清有

看法，可见吴善清不是没毛病的了。

尽管人家说的仅限于吴善清同前妻的关系，但字字句句，讲的毕竟又是他倪院长今天的女婿啊！他脑子里浮现的，哪里仅是吴善清昨天的所作所为呢。他同梦湖结婚以后，家庭里也是风波迭起，很不太平啊。倪院长眼前闪过梦湖哭丧着的懊悔不及的脸，以及看穿了吴善清的冷冰冰的眼神。

他在扪心自问，难道他真的看错了人？不至于呀，多少年了，吴善清哪天不在自己身边转？他的技术超群，他有才气，盖过人一头，这都是有目共睹的嘛。否则，考察副院长的人选时，怎会偏偏挑中他呢。

有人叩门，倪院长双手抓住沙发椅把，挺直腰坐端正了：

“请进！”

进来的是汪书记。这位书记的善解人意在福仁医院是出名的，他必定是来安慰倪院长的。虽然尽力掩饰自己的情绪，倪院长晓得，他的举止瞒得过别人，瞒不过这位吃了多少年政工饭的汪书记。

汪书记没有象往常一样，咪咪含笑。他那瘦高瘦高的个头，走起路来弱不禁风般微微晃着，一脑袋花白头发，总是最先引起人的注意。倪院长头一次觉得，自己这位老伙伴老了。他伸出手指着沙发示意汪书记坐。

汪书记没在靠墙的沙发上落坐，直接走到倪院长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定睛端详着倪院长。

这是有重要事情相告的预兆。

倪院长把脸仰起来，陡地觉察到，慈眉善目的汪书记这番神情，是有话难以启齿哪。

汪书记笑了一下，倪院长看得出，他笑得勉强。皱纹满

布的老头儿，勉强笑的时候那神色真令人不舒服。

“维宇，我们老搭档了，一直处得不错，是吗？”

倪院长吃了一惊。从认识到现在，汪书记从来都是对他以“倪院长”相称，今天陡地改变称呼，是什么缘故呢？他连忙点了一下头：

“你是有话要讲？”

“是啊。不是公事，也不谈今天会议上的一点小插曲。纯粹是私事。”

“私事？”党委书记要同院长拉家常，且如此郑重其事，也是从未有过的。倪院长愈发有点摸不着头脑了。“你是说……”

“蓓莉和梦岩，近来没有闹矛盾吧？”

“矛盾是没闹过。”倪院长心头有点数了，大概是儿媳妇将梦岩过去在农场里有过女朋友的事讲到娘家去了，娘家那一头不便出面，通过当年的介绍人汪书记出面探询了。人家这是很客气很周到的做法，得谨慎待之：“只是……于蓓莉曾在我面前数落过梦岩一次。”

“这么说，你是有所察觉的。”

“是的。”倪院长皱紧了眉头，“但近来，耳朵里没听到小俩口有啥争吵和嘀咕啊。”

“严重性就在这里。”

“你听到些什么了？”倪院长很自然地把球拍了过去。

汪书记好象也正在等待他的这句问话。他的身子往椅背上一靠，放低了嗓门说：

“开会时我出去接了一只电话。电话是区妇产医院一位相熟的女医生打来的，幸好她晓得你这位大名鼎鼎的‘一把刀’住在同样里的门牌号头，多了一个心眼，把电话打到福

仁医院里来了。否则，连我这个该吃红蛋和十八只蹄胖^①的月老，也不知怎么给老战友交代了……”

听汪书记说到蓓莉竟然要去堕胎，倪院长两只眼睛都瞪直了！他的眼前掠过一幕雪景，那是在干校里，滴水成冰的寒冬，一只冻得飞不动的小麻雀，在芦苇滩旁的雪野里绝望地啁啾着、蹦跳着。雪野是那么白，白得刺人的眼，而小麻雀是那么狼狈，狼狈得无处藏身。它的每一下蹦跳，都落入了扛着铁锹归来的人们眼里。那时，倪院长戴着护耳帽，缩着脑袋，也在那支收工的队伍里。劳累、疲乏、凄凉的环境，使他觉得那只可怜的拚命挣扎、蹦跳的小麻雀，就象是自己。这已是一幅早已埋葬在记忆深处的画面了，没想到，此时此刻，听汪书记说到蓓莉私下去堕胎的事，他又一次感到自己在汪书记面前窘迫得有如那只无处藏身的小麻雀了。不，不！与其说他是只小麻雀，不如说蓓莉更象那只可怜的小麻雀呀！勉强抬起头来迎着汪书记的目光，倪院长忽然觉得，汪书记也正用有些哀怜的双眼定定地凝视着他，不，简直是烧灼着他。

这是耻辱。倪家的耻辱啊。

汪书记的眼睛睿智、明亮，给人一种和蔼可亲的感觉。可当他严肃起来，一双眼睛定定地望着你的时候，那目光，就有着无形的力量了。

倪院长是深知道这一点的。汪书记离去之后，他仍能感

① 上海风俗，媒人要吃红蛋和十八只蹄胖。谓媒人有功之意。生儿子时吃红蛋常是真的，“蹄胖”常常是一份厚礼的代名词。

到汪书记的目光在凝视着自己，象两只电灯泡无时无刻不悬在脑门顶上。

混天糊涂^①的梦岩出了这种事，简直是朝他的脸上抹黑啊。不管一下，不采取措施，是不行了。

当倪院长确信大女儿梦颖因对婚姻失望、精神得不到寄托而步入教堂；当他晓得梦湖回去之后同吴善清的关系仍无改善；而小女儿梦琳又偏要嫁给“拖油瓶”李阵；唯一的儿子梦岩婚后还在同农场那个女人藕断丝连的时候，确曾使他震惊，使他肝火上升。但在周静梅的悉心照顾，好声好气的不断规劝之下，他也觉得老伴似乎言之有理，这类事儿，光靠父亲的威望，发一通火，拍几下桌子，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那只会气坏了自己的身体，看来得从长计议，慢慢地来。冷静下来，坦然待之，他反倒觉得自己原先操之过急了，是嘛，子女们出的一些事，毛病都在思想上，在脑子里，关键还是劝导，还得以言传身教为主。

对事物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倪院长又逐渐恢复了自信和尊严，静候那适当的机会来临。

今天于蓓莉私自去堕胎这件事，一下子把他心灵上刚刚重新获得的平衡掀翻了。儿媳妇平白无故地瞒着家人去堕胎，那是要把家庭矛盾闹到社会上去啊。幸好电话是打给汪书记的，要是换个人接了这只电话，一两天之内，倪院长的儿媳妇要堕胎一说，就将传遍整个福仁医院。

想到这儿，倪院长脊梁骨里冷飕飕的。怪谁呢？怪儿媳妇于蓓莉做出这种坍台事？天地良心，于蓓莉是个好媳妇，

① 混天糊涂，即糊涂到了极点。

脾气好得象大阿福^①，话不多，不象有些人家，娶进一个媳妇来，闲话多得象饭泡粥^②，她是处处都懂得进出^③的。要怪，只有怪梦岩，怪这个既轻头^④的儿子。

天在黑下来。

一辆电车开到站头上，三扇门一开，站头上候车的就簇拥到车门口去，车上下来五六个人，蜂拥而上的，足有十五六个，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拚命地在往车上挤。而车厢里，早已人挨人，人贴人地挤满了。

售票员“嘭嘭嘭”地敲着车厢铁板，不客气地嚷嚷着：“不要挤了，不要挤了，后头车子来了！”

后面是来了一辆车，却不是21路，是15路。站着的人流，又呼隆隆朝后面涌过去，后面这辆15路一样地挤。马路上是车的河流，人行道上是行人的河流，前方的6叉路口，是车的河流、人的河流和自行车的河流的交汇点，喧闹嘈杂，象一口滚沸了的巨锅。

梦岩木呆呆地站在公共汽车站头边，焦急万分地等待妻子归来。

他每天都是骑自行车来回的，虽然晓得上海的公共汽车客流量大，挤得象沙丁鱼罐头，但实际的体验极少。骑在自行车上，只要把稳龙头，自由度是极大的。宽阔的马路上堵

① 大阿福，无锡惠泉山泥人，体态肥硕，乐呵呵的。

② 饭泡粥，饭是饭，粥是粥。以饭泡粥，既非饭亦非粥。指言多而无用。

③ 进出，这里专指懂得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

④ 既轻头，不知轻重。